

黑道的克星

◎形形色色的案件，扑朔迷离。
『捕快』，智慧和勇气塑造关东神捕。



华龄出版社

严岐成打击黑道系列丛书

黑道的克星

严岐成◎著



革故出版社

责任编辑:阎丽

装帧设计:尚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道的克星/严岐成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4

(严岐成打击黑道系列丛书)

ISBN 978-7-80178-462-9

I. 黑…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725 号

书名:黑道的克星

作者:严岐成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刷: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版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1/16 印张:18.75

字数:22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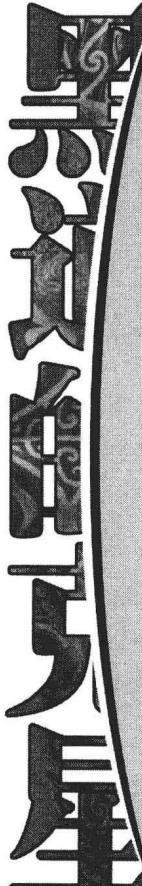
定价:112.00 元(全 4 册)

地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公安：是一项特殊的职业。警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处于社会矛盾的中心，他们的工作是人们生活的热点。他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执行着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如果说：生活中会有许多漩涡，他们就站在漩涡之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方方面面人们的关注。因此，对他们永远有来自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不同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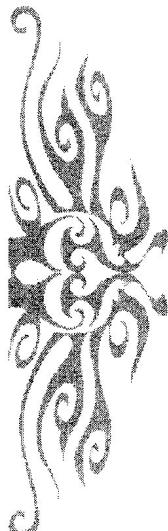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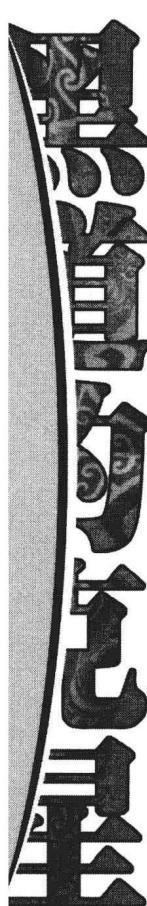
可他们也是普通人，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家庭，普通人的情感。他们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有他们自己的酸、甜、苦、辣。

可公安这项职业对警察提出了他特殊的要求。这要求是：在其他人进入梦乡时，他们还要在黑暗中蹲坑守候。这要求是：在社会矛盾高度显现的时候，在暴力案件发生的时候，警察要迎难而上，哪怕是鲜血乃至生命的付出。同时也要求他们，在案件没有侦破，罪犯没有抓获时，接受人们的指责和不解。

也许生活本身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的光线同样折射着警察的人生。

从警多年，对于这样的人生有深刻的体会。我爱这项职业，因为这是男人的职业。我爱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是男人的生活。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是那么凶残，也不是所有的罪犯都敢和警察抗衡。可十个里有一个就对警察造成了威胁，就是生死的较量。我参加过全国闻名的对“二王”的追捕，参加过对黑龙江“三张”的堵截。在风雨交加的野外，在伸



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心理承受着可能出现的惊魂一刻。那感觉要不是身临其境，真是很难描述。那时，我对“无形战线”四个字有了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的岗位，这就是我们的战壕。

我也曾面对两个手持五四式手枪的歹徒，他们藏身于一幢民宅，我们必须闯进民宅才能生擒凶犯。这是两个打死警察，抢获手枪的亡命之徒。他和我们必将是生死一搏，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退缩，这就是职业，一个警察的职业道德的要求。

作为普通人你可以选择躲避，可警察必须迎向他们的枪口。

我逐渐理解了公安这项职业的崇高，职业的神圣。那么作为警察就必须尊重这份崇高和神圣，即使需要你付出鲜血和生命。

为普通的警察写上一本书，为形形色色的案件做一个记录，为你的理解打开一扇窗口，这就是我创作此书的本意和初衷。

目 录

第一章 长山市刑警支队重案科	1
第二章 “社会民主党”	23
第三章 白骨谜案	47
第四章 响在黎明的枪声	67
第五章 灯红酒绿下的挽歌	85
第六章 无形战线上也有牺牲	107
第七章 山地丛林战	137
第八章 中国最后一个土匪	163
第九章 关东恶虎	191
第十章 天一血案	213
第十一章 地下黑市长	243

第一章 长山市刑警支队重案科

1

金刚被局长召见，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次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因为这是他就要被提拔重用的一次召见。

当警察也有六年的时光了，六年的功力要在这一刻得到升华，金刚的心里多少有些忐忑。“当兵的不想当元帅就不是好士兵”，那当警察的呢？哪一个不想进步，不想发展，不想晋升？晋升是对你工作的评价，是对你能力的鉴定。而且，你要负起更大的责任，走向更大的舞台。因此，你也可以展示你更大的人生价值。

但会给他以怎样的晋升呢？

金刚出身武警，26岁进入公安。走进公安那一天起，他就因为他1.82的身材，全省第一的擒敌散打技术，被安排在刑警大队当了一名刑事警察。后来，市管县，刑警大队改为了支队，他又进了重案科。

说句心里话，这很对他的脾气和秉性。他天生就和刑警投缘，就是一个当侦察员的料。他不喜欢当户籍警，走家串户，重点人口，外来人口？两天半，他头就得疼。他也不能





当治安警，打架斗殴，复杂场所？弄不好，他会一拳把人打伤住院。事情处理不好，局里上下都很被动。

好在局长周大天，知人善任，他不会把一个大螺丝帽扭到一个小螺丝杆上。当然，他也决不会在大螺丝杆上套个小螺丝帽。按他自己的话说，这叫“领导学”。

“当、当”金刚敲门后又喊道：“报告！”。

说起来，金刚得管周大天叫“叔叔”。因为，他曾是父亲的同事，两家有很好的关系。但这是局里，这是工作。在周大天一声：“进来”后，金刚规规矩矩开门走进了局长办公室。

办公室不是很大，此刻坐着两个人，黑色写字台后面坐着的当然是一局之长周大天。他前面的椅子上是政治部主任来立辉。来立辉是个年轻干部，也是部队转业的，在部队时是个干事。本来这件事有来主任和金刚谈话就可以了，可周大天还是在十几个被调动的干部中，选择了金刚要亲自和他谈一谈。

“坐吧！几年的崽子长成了大人。”就是在工作岗位上，周大天对金刚也是严厉不足，慈祥有余。

金刚先敬了个礼，然后坐在来主任对面的钢管椅上。那把椅子是早就放那儿的，好像是专门为金刚准备的。

金刚肩平颈直，国字脸、短平头，长眉锐目、耸鼻阔口。一套一号的橄榄绿警服合体又合身。说心里话，谁见到金刚也得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警察。这不仅是他的身材，更重要的是他的形象和气质。他眉毛很重，长长的几乎伸入鬓角。眼光犀利，有透心刺肺的感觉。而整个身体如山岳临前，给人以压迫感。

金刚自己也认为，警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他执行任务时，他不但代表神圣的法律，还代表一个政权的庄严。因此，警察是神圣和庄严的代名词。他必须有一种勇往直前



的气质，他不能被任何事物所压到。尤其在罪犯面前，他必须体现钢铁般的力量。

周大天喜欢这个警察，决不仅因为他是朋友的孩子，还因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警察。爱兵如子！正是周大天这个外冷内热的人的座右铭。

“怎么样，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周大天50挂零了，已是满头花发，但仍然声若洪钟。

几天来，局党委连夜开会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这是一条敏感的神经，尤其在公安内部是如此，这是人事调整的先兆。全局干警也早已议论纷纷，支队长程毅也向他透过风，所以他在走进这间办公室之前，就已心中有数。而走进办公室后，他的心中更加有底。因为，政治部主任在这儿。要是纪检书记在这儿，那他可能就要停职反省了。

不过，这个时刻，金刚的脑袋再臭，他也不会说知道的。何况，他本身就机灵过人呢？他挺了挺腰板答道：“不知道！”

来立辉微微一笑，他和老局长看了一眼，先开口说：“局党委想让你多做点工作，负点更大的责任。”

“具体情况，让来主任先和你说一下。”周局长说道。

“经局党委研究，决定让你来担任刑警支队重案科科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来立辉按惯例，先征求金刚的意见。

“没有！”意料中的事，金刚挺胸答道。

“周总理说过，公安是一把刀。而刑警是这把刀的刀尖，重案就是这把刀尖的刀尖。希望你不要辜负局党委对你的重托，不要辜负全局干警对你的厚望，在新的岗位上发挥你的全部才能。多破大案，为公安创造荣誉，为长山公安创立新的功勋。”

来主任说完这几句话，看了正襟危坐的金刚一眼，站起身来说：“那就先走了，周局还有话和你说。”

看办公室的门在来立辉的后面关好，周大天站起来说道：





“小子感觉怎么样？”

金刚咧嘴一笑，33岁的人还有点顽皮：“我一定做个好男人。”

金刚答非所问的一句话，让周大天稍微一愣。但他迅即反映出，这是金刚针对他说过的话的其中一句话。因为周大天常说：“警察是一个男人的职业。”

周大天局长是建国初期进入公安的老人，三十年的风雨中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公安的变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历，在他的心中刻下了深刻的印痕。他现在腰痛难忍，每当他从那把椅子上站起来，都要先扭上几圈，然后才能行走。这是那个时代，在他肉体上的印记。但他仍然对公安情有独钟，在老干部解放后，让他在人事局和公安局两个地方进行选择时，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公安。

其原因，就是他认为“警察是个男人的职业！”

“好哇！”周大天点上了一根烟，背着一只手，踱到了窗前。他的办公室在三楼，这栋楼房最高一层是四楼，那是全局的会议室。在三楼就可以看到半个长山，这是一个刚刚升为地级的小市。全市二百万人口，聚在市区的也就三十万人。经济刚刚起飞，楼房还不太多，他的视力所及，长山大道、红旗影院、长山火车站都已尽收眼底。虽然这个城市不大，可它是铁路枢纽，交通要道，在长白山南麓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放眼望去，城北红土崖下一块钢骨水泥打造的丰碑映入眼中。周大天知道，那碑文是一位首长的亲笔：为解放这座城市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为了解放这座城市，近万名解放军的英雄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因此，也有人管这座城市叫：英雄城。

“刚子，你年轻！年轻意味着什么？”周大天回头有些深情地看了金刚一眼，在这一眼之间，金刚感到他的周叔有些



老了。但周大天并没有等他回答，他继续说道：“年轻意味着财富，无限的财富！包括做人的机会，做事的机会。但既然称为机会，就是抓不住就会失去的，就是不会永远存在的。你要珍惜这每一次出现的机会，多做事，努力做事。重案科长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但它却是我们公安的重中之重。如果把我们的警察形容是过去的捕快，那你就是捕头。二百万人口中的刑事大案，就要依靠你的勇气和智慧了。这是多么大的舞台，这是多么大的机会。刚子！就看你的了。”

周大天伸出了他的大手，金刚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他好半天，迸出一句话：“周局长放心，我一定抓住机会，当好这个捕头。”

事过多年，金刚也忘不了那一时刻。那一时刻，镂金刻石般镌刻在他脑海里。

2

重案科只有三个人，科长金刚。科员，马凯、曹阳。一色的转业军人，一色的部队侦察兵。所不同的是金刚武警转业，属内卫部队。而马凯、曹阳是大部队，正宗的野战军转业。三个退伍军人挤在了一个办公室，三张桌靠在了一起。

马凯和金刚同岁，也是人高马大，玩得一手好拳击。两个人走进重案相差三个月，几乎前后脚。市管县前，还没成立重案科，他们同为侦察员。而当时曹阳还在河口分局当一名治安警，阴差阳错，一次执行任务三个人碰在了一起。

长山火车站距市区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很偏僻，是一条靠着铁路的一条小道。小道一侧是铁路，一侧是大片的菜地。菜地头上是高大的钻天杨，这些树长得伟岸、挺拔、笔直。树叶罩得这条小道阴冷而潮湿，到了晚间风动树梢响起啸声，这条小道就不仅是阴冷，而且充满恐怖。尤其是在出





了一件抢劫案后，人们对这条小道更加害怕。当然，出了火车站是有一条大道的。但不知就里的外地旅客，为了方便还是经常地踏上这条小道。

当时，也是一个外地的旅客，下车后，从这条小道往市区走。就在那个菜地头上，在大杨树的背后钻出一个歹徒。歹徒将旅客捆在树上，强奸后，又劫走了她的手表和钱财。这是一起典型的拦路强奸抢劫案，案件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

案件报到局里，当时的刑警队长程毅立刻带领金刚他们踏查了现场。

现场位于长山火车站沿铁路向东500米处，高高的铁路下面就是那条小道，小道南侧是一排大杨树。受害人被捆的杨树下，那条绳索仍在。

被害人是自己挣脱后，到市里报案的。金刚记得很清楚，被害人是一个中年妇女，被抢的是一块上海牌手表。

针对现场，程毅队长脸色铁青。他看了一眼河口分局局长贺向东，开口说道：“抽调警力，蹲坑守候！”

在刑事侦察中，守候和巡逻都是苦活，也是累活。看起来笨一点，却往往是最奏效的方法。这个活一般的都是由分局民警去做，可这是一起特大案件，按案件归属应由市局刑警队负责立案。因此，责无旁贷，刑警为主，分局治安警配合，沿现场撒下了伏击圈。

时值暮春，阳历是5月末、6月初。阴历看，正是月亏之夜。程毅队长亲自给所有参加守候的警察划定了岗位，他要求：“所有的人必须坚守岗位，不准擅离职守。在谁的岗位上出了漏洞，谁就停职检查。撤岗的时间是午夜零点，大家对一下表。”

为什么定在零点，金刚知道，进入长山的最后一列客运是11点02。这列客运下车的旅客是歹徒侵害的对象，上一次的抢劫案就发生在零点以前。



参入此案侦破的所有警察一律便装，全部单兵作战。在菜地边的水沟里和大杨树下拉开距离，对扩大的作案区域实施包围。那一次，曹阳作为分局抽调的警力也归程队指挥。他们是从分局上岗的，上岗前他们检查了一下枪支。金刚和马凯都是新配发的五四式，雪亮的枪身，崭新的烤蓝。一拿出来就引得曹阳眼睛发亮，恨不得瞳仁里再伸出一只手。磨蹭一会儿，曹阳不好意思地拿出他的佩枪。原来是一支蛇牌手枪，这种枪性能还不错，可就是太老了。马凯嘲笑他：“曹哥的子弹跑不出枪口5米。”

他说得有点玄，但曹阳的枪的确不遂人意。而且，子弹还缺乏。曹阳手中只有5粒，他小心翼翼地压在枪膛里。金刚拽了马凯一把，马凯会意。二人赶紧将自己的手枪塞到腰里，都害怕再一次地刺激曹阳。

曹阳当兵和马凯不在一个连，却是一个师。由于是老乡，也经常来往。转业后，都进了公安当了警察。可马凯凭他的拳术被程队看中，进了市局刑警队。曹阳没人发现他的长处，无奈地上了分局派出所。这就和主力与地方部队一样，今天的枪支上就分出了高低。

无形中两个当年的战友，在这一刹那都有点尴尬。马凯心直口快想借机调侃一下曹阳：“曹哥什么时候上我们刑警队？让我们程队也给你弄一把五四。”

曹阳不服，他撇了撇嘴说：“有五四不一定能抓着罪犯，没有五四也不一定就抓不着罪犯。”

曹阳这话说得很有道理，结果马凯一时语塞。

当晚，他们就各自进入了自己的潜伏地点。没有月亮，星星也不多，更多的是乌云。他们最近的直线距离也在50米开外，不准说话，不准抽烟，大树完全遮住了他们的身形。

金刚蹲在一棵大树下，一只手伸在衣袋里摸着五四式手枪冰凉的枪身。长白山的春夜，冷气如水。金刚判断，气温



也就在零上 5 度左右。为了今晚的任务，凌燕给他特意套上了羊毛衫。这个时刻还亏得这个羊毛衫，使他完全有信心在这寂寞的春夜里蹲上两个小时。他们的任务就是从 22 点到 24 点，这是罪犯出没的时间。

他的后面就是大片的菜地，这时菜苗已可盖住脚背。不时有青蛙和蚂蚁在里窜行，现在给金刚的是野外奏鸣曲。在黑茫茫一片的雾气里，蛙鸣和虫鸣此起彼伏。不时，一阵风吹来，卷得大杨树的树叶“沙沙”作响。远外，长山火车站的各色灯光像天边的星星般眨着眼睛。

金刚不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每一次他都感受到这是对一个刑警耐力的极大考验。不仅是冷，不仅是寂寞，更主要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可能出现的情况，不停地考验着你绷紧的神经。尤其是这样的行动，大多是在能见度很低的夜晚。

果然，他的前面铁路的另一侧出现了一个徘徊不去的人影。那是个三岔路口，不时有夜行车走过。看到车来，那人影就躲到暗处。车辆一过，他又在那儿徘徊。

金刚摸了摸手中的五四手枪，这把枪还没有在实践中检验过呢！他身体伏得更低，眼睛已经开始适应这黑暗了，他紧盯着那人影。他能发现，那人影没戴帽子，留个分头。从直线距离看，金刚目测了一下，也就 20 米。金刚估计，他有两到三个捷步就可扑倒那人。他有些兴奋，这人离他这么近，这不是给他送上的礼物吗？凭他的拳脚，自可在一分钟内解决战斗。

他向铁路的另一端看了一眼，从白山腹地来的 403 次列车再有一刻钟就要进站了。上一次的那个被害人就是这列车上的旅客，只有这列车上的旅客最适合罪犯的作案目标。

难道这个的人影就是等待 403 的罪犯？

不久，远处一声震荡山谷的鸣叫，金刚面前的两条铁轨传出隆隆的响声。金刚知道 403 次旅客列车就要进站了！他



。 。 。 。 。 。 。 。 。 。

再向那个人影扫去，可这一扫他失望到了极点。那一个人影已变成了两个，而那一个，金刚在黑暗中仍可看到她头上垂下的两条长辫。

一个星期过去了，程队丝毫没有撤岗的意思。金刚已经熟悉了那棵钻天杨，熟悉了钻天杨下的带有腥味的草丛。他白天寻了个废枕木，放在那儿就成了野外难得的凳子。这样，靠在杨树上，他就可以相对轻松地渡过那两个小时。马凯在他的地点向西50米，曹阳在他的位置向北50米。三个人正好是个三角形，但曹阳是在铁路那侧。那天谈恋爱的男女，就应该是在他的鼻子尖上。

金刚曾想和他开玩笑，但想了一想他忍住了。毕竟，他和曹阳没有马凯熟。

金刚忍住了这个玩笑，可老天却和他们开起了玩笑。10点多的时候，本来还有一轮新月的天空，被滚动的乌云遮满。从落在金刚脸上第一个雨滴开始，细细的雨丝就抽打着这块有点干枯的地面。好在雨不大，有点像雾，但仍然凉丝丝的。

金刚想起了他在刑警学院受训时老师的教导：恶劣的环境可以成为犯罪的诱因。

他不自禁地拿出了兜里的五四式手枪，摘下枪梭，那里是满满的、黄灿灿的子弹。金刚又将它塞进手枪的弹仓，他相信，五四式手枪的射程可以将罪犯罩在它的弹雨中。他看了一下天，没有晴的意思。侧耳听了听，远处已有火车的隆隆声。

不久，一条粗大的光柱划破漆黑的夜幕，由东往西沿着两条闪光的铁轨，一条钢铁巨龙带着逼人的气势，山岳一样压来。

金刚知道这就是403次旅客列车，它从长白山的腹地，要一直开到北京的。金刚凝聚了所有的精神，他知道，这是关键时刻！案件如要发生，就在眼前。





果然，在火车进站一刻钟后，小道上有了人迹。旅客有沿着这条小道进市里的。但这些人成群结队，直到最后，真就出现了一个单身旅客。他的人影刚进入金刚的视野，金刚就认为：“不好！”这是最容易被攻击的。

就在那个单身旅客，走近金刚的潜伏地点还有30米的距离时。一条鬼魂般的人影，从铁路的那一侧倏然闪起，狼一样迅捷地扑向那个单身旅客。就在那旅客被惊呆的刹那，马凯一声大喝：“不许动！”

可这声喊，让那狼一样的身影顷刻间变成了一条兔子。他返身箭一样窜过铁路，消逝在黑暗中。

金刚发现，那正是曹阳潜伏的地点。他抬手向天鸣了一枪，算是对罪犯的警告，也是对曹阳的提醒。他枪声刚停，那边曹阳的枪也响了。响了一枪之后，就听到一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金刚心中忖道：坏了！曹阳打着人了。如果真是罪犯还好说，要是证据不足，难以认定，这可来麻烦了。金刚脑海里出现了曹阳的破“蛇牌”，真是该响的时候它不响，不该响的时候偏要响。这是马凯说的。

“金哥！”黑暗中是曹阳的声音。

也就是一瞬间，所有人的手电全部打开。所有的人全部跑向曹阳。

手电的光柱集中起来，真是如同白昼。光柱的中心曹阳单腿压着一个人，一只手按住他的后颈，一只手还高举着他的“蛇牌”。马凯上前赶紧帮着他给那人戴上手铐。

事后，金刚知道，曹阳响了一枪后就卡壳了。亏得卡壳，他没搂第二枪。而是飞身上前，用一个扫堂腿将那人打倒在地。然后，他的枪柄发挥了作用。一下就将那人打迷糊了。怪不得，那人趴在曹阳脚下没有反抗。

从那个案件之后，曹阳被调进了刑警队。

3

长山就像一座大门，前面就是关东平原的千里沃野，后面就是长白山起伏的群峰。沿着宝石般的白头山天池向下，沟壑纵横、飞瀑四溅，松花江一泻千里。千转百回，甜美的江水给两岸留下了密布的森林，丰富的宝藏。

人参，素称百草之王。长白山神奇的黑土地，使它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它的珍奇，使它身价倍增。多少淘金者曾漂洋过海到这关东山来，九死一生地在大森林里寻找它的身影。以求一夜暴富，造福千秋。它就像黄金一样，打造人间财富，也同时打造了人们的贪婪。

农历的6月，天空像人的脸色似的说变就变。原来还晴空万里，一会儿竟乌云密布了。真是：“六月天，孩子脸。”

一场急雨扑向长白山腹地的大北山，天完全黑了下来。不久，已是伸手不见五指。北山村头的野山参基地，在这风雨中颤抖着。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宇宙间被照得通体雪亮。两个鬼魂般的人影，好像惊惧这闪电的光芒，猛地钻进了苍茫无际的森林中。

金刚在他重案科长的椅子上还没有坐稳 24 小时，一起特大案件报向他的案头：北山村野山参基地被盗，丢失野山参 142 棵，价值 21 万元。

放下这个电话，金刚向他的两个同事，苦笑了一下说：“走吧！哥们，来活了。”

一行三人开出了那辆破旧的 212 吉普，别看车子破一点，但它能抢时间。金刚亲自驾车，曹阳比马凯大一岁，他坐在前面马凯坐在后面。三个人带上技术科的李铁良和韩峰，开出了长山市公安局的大门。

道路不平，一路颠簸，傍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了北山镇。